

失業浪潮下中國年輕人為何「假裝上班」

上班不拿薪水還倒貼錢給老闆，恐怕沒人願意這「做」。但「付費上班」卻在中國年輕人中流行起來，發展出一眾「假裝上班公司」，成為中國經濟轉型、就業市場低迷情況下，年輕人對職場環境的最新抵抗和探索。

30?的周先生去年創業失敗，轉型做跨境電商，今年4月開始到東莞一家「假裝上班有限公司」上班，每天付給老闆30元。

在那裏，他和五位「同事」共用一個辦公室。他們大多沒有全職工作，靠副業賺錢或從事自由職業，都是來這裡「付費上班」。

「我覺得很開心，有種一群人一起走的感覺」，周先生在接受BBC中文的採訪時說。他掙的錢沒有以前全職時多，每個月還得拿出一部分交給「假裝上班有限公司」，但他心滿意足。

這間公司這樣給自己定位：這裡是「職場失序者的精神避難所」，「給都市漂流者一個家和工作之外的窩」。

這類型公司在深圳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漢、成都、昆明等多個地方出現。外觀上與寫字樓裡的辦公室無異，配備電腦、網路、會議室、茶水間等等。

但它們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司，通常不與員工簽署長期僱傭合約；一方面承租工位，另一方面打造共享空間，分享求職和創業經歷。一般每日收費30至50元，有的還包午餐、點心和飲料。

「回不去的體面」

來自潮汕的周先生2018年大學畢業，曾任職大型電商公司，2020年開始創業，與合夥人開了一家拼多多店鋪，主賣潮汕牛肉丸，在社交媒體抖音上推廣。前幾年生意不錯，高客單品類的牛肉丸賣50多元一斤，一天能賣幾十單。

但隨著拼多多邁向低價市場，越來越多低價產品和大廠品牌進駐平台，周先生的牛肉丸不再好賣，銷量減少到每天十幾單，甚至寥寥幾單。去年，他不得已關掉店鋪。

創業失敗後，他回到農村老家，開始探索互聯網和跨境電商項目，包括用人工智能（AI）工具寫網路爆文，向東南亞市場推廣熱銷品。他父母是農村人，始終搞不懂兒子究竟在做什么。

「他們覺得，大學生畢業後應該做那種白領辦公室工作，比較正常的那種崗位，老在家待著好像沒個正業」，周先生說。父母一遍遍地問，他一遍遍解釋，慢慢地也沒有耐心了。

許多年輕人和周先生一樣，父母一輩總渴望他們大學畢業後有個「鐵飯碗」，最起码有個坐辦公室的工作，平平穩穩地度過一生。這是他們那一代人走過的路——中國恢復高考後，畢業生的工作崗位由國家统一安排，到崗後在一個單位里工作一輩子，對工作和組織也有較強的認同感和歸屬感。

但在當今中國，經濟下行、就業市場低迷，許多本科畢業生找不到對口工作，不得不回到學校繼續讀書，造成學歷貶值，薪資縮水。上一輩人走過的路變成了一種「回不去的體面」，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（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）管理學院資深講師姚迪博士說，「新一代年輕人需要尋找新的認同和體面」。

根據中國教育部，2022年中國大學畢業生達1,076萬人，較去年同期增加了167萬人，是史上首次突破千萬人大關。2025年畢業生預計達1,222萬人，再創歷史新高，進一步加劇就業壓力。

這種情況下，不少年輕人每天拎著電腦去圖書館、咖啡館投簡歷，或發展副業，嘲諷自己在「假裝上班」，甚至像周先生一樣直接進駐「假裝上班有限公司」。

姚博士說，「假裝辦公的現象非常普遍，

由於經濟轉型，教育和就業市場不匹配，導致年輕人需要這些場所來思考下一步做什麼，或者先打零工過渡，假裝辦公公司就是其中一種過渡性解決方案。」

在「假裝上班公司」工作是什麼體驗

周先生是在刷小紅書時看到了東莞這家「假裝上班有限公司」的。他覺得辦公室環境可以讓他更加自律，提升執行力，於是成了一名「員工」。幾天下來體驗不錯，他從日付過度到月付，每月支付500元，已經持續3個多月。

這原本是開工作室，約80平米，有8個工位，配有電腦、桌椅等基本辦公設備，還有直播間、會議室。辦公室設計風格輕鬆，主牆有綠植點綴、下方擺放一個多人座沙發和折疊躺椅。旁邊是冰箱，裏邊的飲品可以按需使用。

牆上挂著一幅字帖，寫著：「見山見海見自己」。桌上一處相框裡印著幾個大字：「干就完了」，旁邊小字寫著「想都是問題，做才是答案」。

周先生把辦公室的照片傳給父母，他們安心了許多。

不像許多公司要求員工上下班打卡，這裡沒有強制制度，也不需要加班。但周先生通常8、9點就來到公司，有時忙到晚上11點，等到「老闆」下班他才走，「不是為了維持面子，在無意義的加班中消磨時間。」

同事之間沒有利益衝突，大家會隨意開玩笑，忙了就悶頭工作，閒了就聊聊天，玩玩遊戲，讓他覺得「精神放鬆，效率很高」。

一年前，他在探索新專案中感到迷茫，沒人交流更加孤單。那時的他只有一個好朋友，兩人偶爾喝喝悶酒，也曾彼此誇口，「等賺錢了給你買套房」。但終究還沒有實現。

現在，他有了幾個朋友一樣的「同事」，他們工作中相互激勵，下班約定一起打台球、吃晚飯，也算是團建，他比過去開心多了。

「要假就假到底吧」：從摸魚到假裝上班

在上海一家「假裝上班公司」，23歲的小文租了一個月的工作。她去年大學畢業，還沒找到全職工作。學校有個不成文的規定，學生在畢業一年內簽署就業合同，或提供實習證明，否則不發畢業證書。

幾個月前，她進入當地一家私企實習。「剛開始還好，但我越來越覺得大家好假」，小文對BBC中文說。她做文員工作，每天只需要把手上分到的項目完成，就可以準時下班。但她發現，即便到了下班時間，只要老闆不走，大家也不離開。

「其實很多時候在摸魚」，小文說。「摸魚」是近年來出現的網路熱詞，意思是假裝在工位上認真工作，實際可能在聽音樂、看小說，做與工作無關的事，是年輕人對抗中國職場「內捲」的一種手法。

小文不喜歡作假，完成任務就下班，但這種方式與公司文化格格不入，她最後也沒能留下來。

抱著一點破罐破摔的態度，小文走進了家附近的「假裝上班公司」。她把辦公場景寄給學校，算是有了實習證據。而實際上，她每天省下一杯奶茶錢，交了工位費，就坐在辦公室寫網路小說，掙一點零花錢。

「要假就假到底吧」，她說。

自我嘲諷的反抗

英國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飆對BBC中文說，「假裝上班」和「摸魚」都是一種假裝的狀態，但前者的意圖性沒那麼明顯，不是有利可圖而採取不正當手段，更像是年輕人透過自我嘲諷來反抗職場加班和「996」文化。

他表示，目前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都高度單一，許多人覺得有份穩定的高級

白領工作最合理

，考大學也一樣，一定要重點大學，否則生活就是不好的。

「年輕人無法被傳統的社會體系所接納，導致一種挫敗感和無力感」，項飆說，「假裝辦公是年輕人為自己找的一個殼，跟主流社會稍微拉開一點距離，給自己一點小小的空間。」

他說，假裝上班公司這個名字「具有批判性」，不叫社會創新空間、新人文空間等等，符合年輕人的複雜心理，一邊想要抽離主流社會，一邊又有點糾結，不太自信，也有一點無力感。

「他們想改變的心態很強烈，想反抗但又沒有自信直接反抗，因此透過這種自我矮化的方式來尋求探索」，項飆說。

「這種複雜心態與『躺平』『摸魚』『擺爛』等其他社會現象並不對立，是在不同階段和背景下的表現。」

「我賣的不是工位，是不當廢人的尊嚴」

30歲的「飛魚」（化名）是周先生的「老闆」，他2017年大學畢業，在一家大企業僱程序員。後來轉行做電商，自己創業，目前主打直播帶貨。

2022年，他來到東莞，家裡給他提供了這間工作室。「我不指望從中盈利」，他說，「我賣的不是工位，是不當廢人的尊嚴」。

他自己就曾經歷過一段無力的時期。2019年辭職後到雲南創業，但疫情因素加上利益糾葛，導致一次大的訂單失敗，最終只能關閉店鋪，總體損失了約20萬。

從那以後，他常常一人待在出租屋裡，每天除了睡覺就是玩手機，有時吃飯也不出門，叫外賣解決。

「很頹廢，有點自暴自棄的狀態」，「飛魚」回憶，「你想要力挽狂瀾，但又無能為力」。

在家人的支持下，他回到東莞再起爐灶。江西長大的他在那裡沒有朋友，從早到晚待在工作室，慢慢覺得社交圈越來越窄。本著交友和好玩的初衷，他把空餘的工位釋放出來，與人共享，成就了這間「假裝辦公公司」。

今年4月，「飛魚」開始在社交媒體上推廣。每天都有人私訊找他，詢問公司狀況。一週下來，他能收到70至80封私訊，相關貼文下方會有數百人留言。

5、6月期間，所有工位都滿員，新人需要預約才能進來，他也開始篩選一些有穩定業務的人。

官方：「靈活就業人士」

據他觀察，來的人當中約四成是即將畢業的大學生，來拍一些照片，向學校證明實習經驗。也有少數人是為了應付家長的壓力。

另外六成是自由工作者，多是數位遊民，包括跨國電商從業人員、互聯網項目運營、網路小說寫手等等。平均30歲左右，最小的25歲。

在官方語境中，這部分人被稱為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」或「靈活就業人士」，還包括網約車駕駛員、貨車司機、互聯網營銷師等。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突破2億人，佔勞動人口比例接近



三分之一。

與傳統的全職勞動者相比，這部分人在勞動關係、職業屬性等方面有明顯不同，但社會保障較弱。

在不少「假裝辦公公司」的貼文下，不少人問能不能代繳社保和健康保險。「飛魚」就收到過類似詢問，但他擔心可能涉及法律問題，明確告訴對方不會提供。

和他有類似想法的人不少，在南京某科創園，一家提供人工智能場景應用和跨境電商產業創新基地的公司，就曾把工位釋放出來，啟動了「假裝上班有限公司」。

負責人表示，這個項目是公益性質。團隊由教授和研究生組成，可以指導大家學習跨境電商、三農電商等知識，也歡迎正在考研、考公的人來實習。

在小紅書賬號上，相關推文有近5,000人點讚，900多人評論。有評論表示，這樣的計劃有前景，能吸引投資人前來投資。也有人質疑，「感覺像是一家公司，但是不想發工資和社保。」

負責人在今年1月啟動該項目，6月在BBC中文查詢時已經關閉。負責人說「因為公司業務板塊做得比較好，一些空餘的場地不夠用了，然後就停了。」

打造一場社會實驗

長期看來，如果僅僅通過租賃工位來盈利，能否持續是個問號。「飛魚」認為不能作為長期商業模式，他更多是當做一場社會實驗。他在公眾號上寫道，「它用謊言維繫體面，卻讓一些人找回真實；它逃避真實職場，卻可能誕生更自由的協作模式。」

「若我們只助用戶延長『演技』，便是共謀一場溫柔的欺騙；唯有助他們把『假職場』變成『真起點』，這場社會實驗才算不負期待。」

「小富即安」，「飛魚」說，他不指望賺大錢，而是希望發展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起為各自的夢想努力。工作之餘，他把自己在創業中踩過的坑，遇到的人和事，分享給初出茅廬人，希望他們「少走一些彎路」。

作為「假裝上班有限公司」的「老闆」，他還時不時給「員工」佈置「任務」，比如在忙不過來時接替他的直播。沒有傳統公司上下級的約束，有人拒絕、有人拖延，但他不介意。

「員工」周先生會直截了當地說，「晚點再做」。時間長了，他們形成了默契，在直播中按各自的銷售額分成。

大部分時間裏，周先生在摸索如何用AI工具撰寫網路爆文。他留意到一些企業在招聘時註明熟練使用AI工具，因此不管是當下賺錢，還是以後再找份全職工作，「都會更容易一點」。

中國高失業率下，幾名學非所用的大學畢業生的故事

中國現在是這樣的一個國家：中學雜工擁有物理學碩士學位，清潔工擁有環境規劃資格，外賣員會修讀哲學，來自著名學府清華大學的博士畢業生申請成為輔警。

這些都是經濟困難時期的真實案例——類似的例子並不難找。

「我當時夢想的工作是從事投資方面的，」孫展正準備在南京一家火鍋店開始一天的服務員工作。

這名25歲的年輕人最近獲得金融碩士學位。他原本希望透過投資股票「賺很多很多錢」，但他說，「我也找過那樣的工作，不過都沒有什麼好的結果。」

中國每年產出數以千萬計的大學畢業生，但在某些領域，卻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。目前中國經濟面臨困境，房地產及製造業等主要行業陷入停滯。

在調整統計方法使情況看起來較好之前，青年失業率曾達20%。2024年8月，青年失業率仍為18.8%，最新的11月數字降至16.1%。

許多大學畢業生發現在自己選擇的學習領域難以找到工作，如今只能從事低於自己資歷的工作，這也引發了來自家人和朋友的批評。

孫展成為一名服務員，惹來了父母的不滿。

他說，「家裡人的看法，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因為畢竟讀了這麼多年書，也是一個比較不錯的學校。」

他表示，家人對他的工作選擇感到尷尬，更希望他能嘗試成為公務員或官員，但他說，「我覺得這是我的選擇。」

然而，他有一個秘密計劃。他打算利用自己做服務員的時間學習經營，最終開設自己的

餐廳。

他認為，如果最終能經營一樁成功的生意，家人對他的批評便會改變。

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張琚說，「目前中國大陸的就業形勢真的很艱難，所以我估計很多年輕人不得不重新調整自己的預期。」

她表示，許多學生為了擁有更好的前景而選擇攻讀更高學位，但現實的就業環境卻打擊了他們。

「其實今年整個就業環境確實是非常差的，然後找工作很困難，」29歲的吳丹說，她現在是上海一家運動創傷按摩診所的實習生。

她也沒想到，自己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，擁有金融學位，最終會來到這個地方。

她說，身邊的同學第一次找工作，但找到工作的人卻很少。

之前，她曾在上海的一家期貨交易公司工作，專門研究農產品。

當她在香港完成學業回到大陸後，原本希望能進入私募基金公司工作，當時的確得到一些工作機會，但她對條件並不滿意。

她沒有接受這些工作，反而開始接受運動醫學培訓，但這個決定並不受人歡迎。

她說：「家裡人會覺得，我之前有這麼好的工作，然後我的學歷相對來說也比較有競爭力，為什麼要去選擇這樣一個沒有什麼門檻，而且要去賣體力、工資報酬也比較低的工作。」

她承認，如果不是因為伴侶擁有房子，她目前的薪水根本無法在上海生存。

剛開始時，她身邊沒有人支持她的職業選擇，但最近她幫母親治療背部不適，大大減輕

了其痛楚後，母親開始改變態度。

如今，這名曾經的金融專業畢業生表示，投資界的工作其實並不適合自己。

她說自己對運動創傷有興趣，亦喜歡這份工作，希望將來開一家自己的診所。中國的畢業生被迫改變對「好工作」的看法，張教授說。

她指出，「中國的很多公司，包括很多科技公司，已經解僱了大量員工，」這可能被視為對年輕人的「警告信號」。

她還表示，曾經吸納大量畢業生的經濟領域，如今提供低標準的工作條件。這些領域中體面的工作機會也在逐漸消失。

在思考未來該做什麼的同時，失業的畢業生也開始轉向影視產業。

大製作電影需要大量群眾演員來填補場景，而中國著名的影視拍攝基地——位於雲南的橫店，正是眾多年輕人尋求表演工作的地方。

「主要是站在主角邊上當花瓶嘛，就是前景演員，」吳星海學習的是電子信息工程，現正在一部劇集裡拍攝影。

26歲的他還說，自己的相貌幫助他找到了當群演的機會。

他表示，許多人來橫店，通常一次只工作



幾個月。他視此為過渡，直至找到穩定的工作。「賺不到多少錢，但是比較輕鬆自由一點。」

「現在中國不就是這樣嘛，畢業就失業，是不是？」不願提供全名的李先生說。

他主修電影導演及編劇，也報名做了幾個月群演。

他說，「來看一看，趁著現在還年輕，多跑一跑，將來等歲數大一點，再穩定一些。」

然而，許多人擔心自己永遠無法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，不得不接受與當初想像完全不同的角色。

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缺乏信心，意味著年輕人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會怎樣。

吳丹說，即使已經就業的朋友還是會覺得迷茫，一方面對現職不太滿意，另一方面不知道這份工作能維持多久。

他們還會想到，「如果不幹這個事情，我還能幹什麼別的事情？」

她說自己也是比較迷茫，「只能說是走一步看一步，慢慢地去探索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」。(BBC)